

乐府杂录

雅尔部

宫悬四面，天子乐也。轩悬三面，诸侯乐也。判悬二面，大夫乐也。特悬一面，士乐也。宫悬四面，每面五架，架即虚也。其上安金铜仰阳，以鹭鸶孔雀羽装之；两面缀以流苏，以采翠丝绂为之也。十二律，上钟九乳，依月排之。每面石磬及编钟各一架，每架列钟十二所，亦依律编之。四角安鼓四座：一曰应鼓，二曰腰鼓，三曰警鼓，四曰雷鼓，皆彩画。上各安宝轮，以珠翠妆之。乐即有箫、笙、竽、埙、篪、箛、箎、跋、膝、琴、瑟、筑。将竿形似小钟，以手将之即鸣也。次有登歌，皆奏法曲，御殿即奏凯安广。雍熙三曲，宴群臣即奏。鹿鸣三曲，近代内宴，即全不用法乐也。郊天及诸坛祭祀，即奏大和、冲和、舒和三曲。凡奏曲，登歌先引，诸乐逐之。其乐工皆戴平帻，衣绯大袖，每色十二，在乐悬内，已上谓之坐部伎。

八佾舞则六十四人，文武各半，皆著画帻，俱在乐悬之北。文舞居东，手执翟，状如凤毛。武舞居西，手执戚。文衣长大，武衣短小。其钟师及磬师、登歌，八佾舞并诸色舞，通谓之立部伎。乐悬既陈，太常卿押乐在乐悬之北面。太乐令、鼓吹令俱在太常卿之后。太乐在东，鼓吹居西。协律郎二人，皆执竿，亦用彩翠妆之。一人在殿上，竿倒，殿下亦倒，遂奏乐。协律郎皆绿衣大袖，戴冠。

云韶部

用玉磬四架，乐即有琴、瑟、筑、箫、篪、笙、竽、跬、膝、筚篥、篪。登歌拍板。乐分堂上堂下。登歌四人，在堂下坐。舞童五人，衣绣衣，各执金莲花。引舞者金莲，如仙家行道者也。舞在阶下，设锦筵宫，中有云韶院。

清乐部

乐即有琴瑟。云和箏其头像云。笙、竽、箏、箫、方响，箎、踏、拍板。戏即有弄贾大腊儿也。

鼓吹部

即有鹵簿、钲鼓及角。乐用弦、鼗、笳、箫，又即用哀笳以羊角为管，芦为头也。警鼓二人，执朱幡引乐，衣文，戴冠。已上乐人皆骑马，乐即谓之骑吹。俗乐亦有骑吹也。天子鹵簿用大全仗，鼓一百二十面，金钲七十面。郊天谒庙吉礼，即衣云花黄衣，鼓四钲二。下山陵凶礼，即衣云花白衣，鼓二钲二。下册太后、皇后及太子，用鼓七十面，金钲四十面，谓之小全仗。公主出降及册三公，并 庙礼葬，并用大半仗，鼓四十面，钲二十面。诸侯用小半仗，鼓三十面，钲四十面，吉凶如上。自太子已下册礼及葬 付庙，并无警鼓。

驱傩

用方相四人，戴冠扩面具。黄金为四目。衣熊裘，执戈扬盾，口作傩傩之声以除逐也。右十二人，皆朱发衣白口画衣。各执麻鞭，辫麻为之，长数尺，振之声甚厉，乃呼神名。其有甲作食凶者，沸谓食梦者，腾兰食不祥者，览诸食名者，祖盟强食。其磔死寄生者，桃根食箴者等。振子五百，小儿为之，衣朱褶青襦，戴面具，以晦日于紫宸殿前傩。张宫悬乐，太常卿及少卿押乐正到西阁。门丞并太乐署令、鼓吹署令、协律郎并押乐在殿前。事前十日，太常卿并诸官于本寺先阅傩，并遍阅诸乐。其日大宴三五署官，其朝寮家皆上棚观之，百姓亦入看，颇谓壮观也。太卿上此岁除前一日，于右金吾龙尾道下重阁，即不用乐也。御楼时，于金鸡竿下打赦鼓一面、钲一面，以五十人唱色十下，鼓一下，钲以千下。

熊罴部

其熊罴者有十二，皆以木雕之，悉高丈余。其上安版床，复施宝，皆金彩妆之。于其上奏雅乐，含元殿方奏此乐也。奏唐十二时、万宇清、月重轮三曲，亦谓之十二按。乐具库在望仙门内之东壁。俗乐古都属乐园新院，院在太常寺内之西北也。开元中始别署左右教坊，上都在延政里，东都在明义里，以内官掌之。至元和中，只署一所，又于上都广化里、太平里兼各署乐官院一所。

鼓架部

乐有笛、拍板、答鼓即腰鼓也、两杖鼓。戏有代面，始自北齐。神武弟有胆勇，善斗战，以其颜貌无威，每入阵即著面具，后乃百战百胜。戏者衣紫，腰金执鞭也。钵头，昔有人父为虎所伤，遂上山寻其父尸。山有八折，故曲八叠。戏者被发素衣，面作啼，盖遭丧之状也。苏中郎，后周士人，苏葩嗜酒，落魄自号中郎。每有歌场，辄入独舞。今为戏者着绯戴帽，面正赤，盖状其醉也。即有踏摇娘羊头浑脱，九头狮子弄白马益钱，以至寻撞跳丸，吐火吞刀，旋盘筋斗，悉属此部。

龟兹部

乐有<咸角>箎、笛、拍板、四色鼓、羯鼓、鸡楼鼓。戏有五常狮子，高丈余，各衣五色。每一狮子有十二人，戴红抹额，衣画衣，执红拂子，谓之狮子郎。舞太平乐曲、破阵乐曲，亦属此部。秦王所制舞，人皆衣画甲，执旗旆。外藩镇春冬犒军，亦舞此曲，兼马军引入场，尤甚壮观也。万斯年曲，是朱崖李太尉进此曲名，即天仙子是也。

胡部

乐有琵琶、五弦箏、箜篌、<咸角>篥、笛、方响、拍板。合曲时亦击小鼓，钹子合曲后，立唱歌。凉府所进，本在正宫调大偏小者，至贞元初，康昆仑翻入琵琶。

宸殿，故有此名，合诸乐即黄钟宫调也。奉圣乐曲，是韦南康镇蜀时南诏所进，在宫调，亦舞伎六十四人。遇内宴即于殿前立奏乐，更番替换，若宫中宴即坐奏乐。俗乐亦有坐部、立部也。

歌

歌者，乐之歌也。故丝不如竹，竹不如肉，迥居诸乐之上。古之能者，即有韩娥、李延年、莫愁。善歌者必先调其气，氤氲自脐出至喉，乃噫其词，即分抗坠之音。既得其术，即可致遏云响谷之妙也。明皇朝有韦青，本是士人，曾有诗：“三代主纶诰，一身能唱歌。”官至将军。开元中，内人有许和子者，本吉州永新县乐家女也。开元末选入宫，即以永新名之，籍于宜春院。既美且惠，善歌，能变新声。韩娥、延年没后千余载，旷无其人，至永新始继其能。遇高秋朗月，台殿清虚，喉啞一声，响传九陌。明皇尝独召李谔吹逐其歌，曲终管裂，其妙如此。又一日，赐大 于面，其捍拨以象牙为之，画其国王骑象，极精妙也。凤头箜篌、卧箜篌，其工颇奇巧。三头鼓、铁拍板、葫芦笙，舞有骨尘舞、胡旋舞，俱于一小圆球子上舞，纵横腾踏，两足终不离于球子上，其妙如此也。

舞工

舞者，乐之容也。有大垂手、小垂手，或象惊鸿，或如飞燕。娉娉，舞态也；蔓缀，舞延也。古之能者不可胜记。即有健舞、软舞、字舞、花舞、马舞。健舞曲有棱大、阿连、柘枝、剑器、胡旋、胡腾。软舞曲有凉州、绿腰、苏合香、屈柘、团圆旋、甘州等。

俳优

开元中，黄幡绰、张野狐弄参军，始自汉馆陶令石。有赃犯，和帝惜其才，免罪。每宴乐，即令衣白夹衫，命优伶戏弄辱之，经年乃放。后为参军，误也。

开元中，有李仙鹤善此戏，明皇特授韶州同正参军，以食其禄。是以陆鸿渐撰词言韶州，盖由此也。武宗朝有曹叔度、刘泉水咸淡最妙。咸通以来，即有范传康、上官唐卿、吕敬迁等三人，弄假妇人。大中以来，有孙乾、刘璃瓶。近有郭外春、孙有熊。僖宗幸蜀时，戏中有刘真者尤能，后乃随驾入京，籍于教坊弄婆罗。大中初，有康乃、李百魁、石宝山。大别有夷部乐，即有扶南、高丽、高昌、骠兹、康国、疏勒、西凉。安国乐即有单龟、头鼓及箏。蛇皮琵琶，盖以蛇皮为槽，厚一寸余，鳞介具，亦以楸木为勤政楼，观者数千万，众喧哗聚语，莫得鱼龙百戏之音。上怒，欲罢宴。中官高力士奏请命永新出歌楼一曲，必可止喧，上从之。永新乃撩鬓举袂，直奏曼声，至是广场寂寂，若无一人。喜者闻之气勇，愁者闻之肠绝。洎渔阳之乱，六宫星散，永新为一士人所得。韦青避地广陵，日夜凭栏于上河之上，忽闻舟中奏水调者，曰：此永新歌也！”乃登舟与永新对泣久之。青始亦晦其事，后士人卒，与其母之京师，竟殁于风尘。及卒，谓其母曰：“阿母，钱树子倒矣。”

大历中，有才人张红红者，本与其父歌于衢路乞食，过将

军韦青所居，在昭国坊南门里，青于街牖中闻其歌者，喉音嘹亮，仍有眉首，即纳为姬。其父舍于后户，优给之。乃自传其艺，颖悟绝伦。曾有乐工自撰歌，即古长命西河女也。加减其节奏，颇有新声。未进闻，先侑歌于青。青召红红于屏风后听之，红红乃以小豆数合记其拍。乐工歌罢，青入问红红如何，云：“已得矣。”青出云：“有女弟女久曾歌此，非新曲也。”即令隔屏风歌之，一声不失。乐工大惊异，遂请相见，钦伏不已。再云：“此曲先有一声不稳，今已正矣。”寻达上听。翌日召入宜春院，宠泽隆异，宫中号记曲娘子，寻为才人。一日内史奏韦青卒，上告红红，乃上前呜咽奏云：“妾本风尘丐者，一旦老父死有所归，致身于内，皆自韦青，妾不忍忘其恩。”乃一恸而绝。上嘉叹之，即赠昭仪也。贞元中，有田顺曾为宫中御史娘子。元和、长庆以来，有李贞信、米嘉荣、何戡、陈意奴。武宗已降，有陈幼奇、南不嫌、罗宠。咸通中，有陈彦晖。

琵琶

始自乌孙公主，造马上弹之。有直项者、曲项者，便于急关中也。古曲有《陌上桑》，范晔、石崇、谢奕，皆善此乐也。开元中有贺怀智，其乐器以石为槽，鸡筋作弦，铁拨弹之。贞元中有康昆仑第一手。始遇长安大旱，诏移南市祈雨。及至天门街，市人广较胜负，斗声乐，即街东有康昆仑琵琶最上，必谓街西无以敌也。遂令昆仑登彩楼，弹一曲新翻羽调绿腰，其街西亦建一楼，东市大讥之。及昆仑度曲，西市楼上出一女郎，抱乐器先云：“我亦弹此曲，兼移在枫香调中。”及下拨，声如雷，其妙入神。昆仑即惊骇，及拜请为师。女郎遂更衣出，见乃僧也。盖西市豪族厚赂庄严寺僧善本，姓段，以定东之声。翌日，德宗召入，令陈本艺，异常嘉奖，乃令教授昆仑。段奏曰：“且请昆仑弹一调。”及弹，师曰：“本领何杂？兼带邪声。”昆仑惊曰：“段师神人也。臣小年初学艺时，偶于邻舍女巫授一品弦调，后乃易数师。段师精鉴，如此玄妙也。”段奏曰：“且遣昆仑不近乐器十年，使忘其本领，然后可教。”诏许之，后果尽段之艺。

贞元中，王芬、曹保、保子善才、其孙曹钢，皆袭所艺。次有裴兴奴，与钢同时。钢善运拨，若风雨而不事扣弦。兴奴长于拢捻类。时人谓曹钢有右手，兴奴有左手。武宗初，朱崖李太尉有乐吏廉郊者，师于曹钢，尽钢之能。钢常曰：“教人

多矣，未有此性灵弟子也。”郊尝宿平泉别墅，值风清月朗，携琵琶池上弹蕤宾调，忽闻芰荷间有物跳跃之声，必谓是鱼。及弹别调，即无所闻。复弹旧调，依旧有声。遂加意朗弹，忽有一物，锵然跃出池岸之上，视乃方响一片，盖蕤宾铁也。以指拨精妙，律吕相应也。

某门中有乐吏杨志，善琵琶，其姑尤更妙绝。姑本宣徽弟子，后放出宫，于永穆观中住。自惜其艺，常畏人闻，每至夜方谈。杨志恳求教授，坚不允，且曰：“誓死不传于人也。”志乃赂其观主，求寄宿于观，窃听其姑弹弄，仍系脂 呈带，以手画带记节奏，遂得一两曲调。明日携乐器诣姑，姑大惊异，志即告其事。姑意乃回，尽传其能矣。

文宗朝，有内人郑中丞善胡琴。内库二琵琶号大、小忽雷。郑尝弹小忽雷，偶以匙头脱，送崇仁坊南赵家修理。大约造乐器悉在此坊，其中二赵家最妙。时有权相旧吏梁厚本，有别墅在昭应之西，正临河岸。垂钩之际，忽见一物浮过，长五六尺许，上以锦绮缠之。令家僮接得就岸，即秘器也。及发开视之，乃一女郎，妆饰俨然，以罗领巾系其颈。解其领巾伺之，口鼻有余息，即移入室中将养，经旬乃能言，云：“是内弟子郑中丞也。昨以忤旨，命内官缢杀，投于河中，锦绮即弟子相赠尔。”遂垂泣感谢，厚本即纳为妻。因言其艺，及言所弹琵琶今在南赵家，寻值训注之乱，人莫有知者。厚本赂乐匠购得之。每至夜分，方敢轻弹。后遇良夜，饮于花下，酒酣，不觉朗弹数曲。洎有黄门放鹞子过其门，私于墙外听之，曰：“此郑中丞琵琶声也。”翌日达上听，文宗方追悔，至是惊喜，即命宣召，乃赦厚本罪，仍加锡赐焉。咸通中即有米和，即嘉荣子也。申旋尤妙。复有王连儿也。前羽调绿腰注云：“本自乐工进曲，上令录其要者，今以为名，设言绿腰也。”

箏

箏者，蒙恬所选造也。元和至太和中，李青青及龙佐，大中以来有常述本，亦妙手也。史从、李从周皆能者也。从周即青孙，亚其祖之艺也。